



林海音的性格與作品 背道而馳嗎？

夏祖焯

我母親於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一日去世，那一天我抱著她去太平間，因為她帶我來到這個世界，所以我要親自帶她離開這個世界。講到死亡，死亡到底是什麼顏色？很多人都認為死亡是黑色的，我卻認為死亡是白色的，為什麼呢？假如說是黑色的話它就遮蓋了一切，如果是白色的，你可以看的到很多事情，這也跟我母親的個性比較相合。

我母親寫過很多小說，所有的小說只有一個短篇是以男人做主角，其他全都是以女性做主角，而且她常描寫不幸的女人以及她們的處境，她的筆法相當的細緻、委婉、俊雅。人如其文，像這樣一個女作家，各位一定覺得她很女性化，實際上卻不是。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男性與女性的特徵，不可能是百分之一百的男性，也不可能是一百之一百的女性，但是我母親男性特徵比女性特徵要多很多，到底她是

怎樣的一個人？這裡沒有幾個人見過她，所以我給各位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林海音的性格特質

第一，她聲音非常洪亮，說話很直爽，而且她非常果斷，絕不扭捏作態，做事積極主動，即使做錯了也不後悔。她對新的科技產品很有興趣，比方說早期的錄影機、新型照相機乃至傳真機，別人還沒買她一定先買，不但買還想辦法學會怎樣操作，這一點也是相當的男性化。另外，她會從事一些奉獻性的工作，舉例來說，台灣早期經濟情形不好，賣血也是一種生計，那個時候捐血可說是鳳毛麟角，而女性去捐血更是沒有的事，但是她會去捐血，因為O型的血可以輸給任何一型的人，這是我幼時所記得的事情。還有一點，她最喜歡的動物是大象，一般的女性大概都喜歡鳥，因為鳥很美麗；喜歡狗



，因為狗能善解人意；或是喜歡貓，因為貓很靈巧；甚至有些女性喜歡金錢豹，因為金錢豹外型非常美麗，又很矯健。至於她所喜歡的大象外型很呆板、笨重，但卻腳踏實地，可以背負重量，這就是林海音。

永遠 Give

她做事很有擔當，遇到問題絕對不畏縮，更不逃避，即使她心裡害怕，該承擔她就會承擔。她很有正義感，有膽識，我講這些似乎像黑道大姊頭，但實際上她真的有這些特性。她正直而有魄力，這正是作為領袖的要件，我們常以為領袖就是官大，其實經理和領袖中間有很大的區別。經理是對事，要處理事情，而且他有一定的報酬；領袖是對人，要不計報酬，還有一點最重要的，領袖永遠在 Give 而不 Take。如果一個人擁有很高很高的官位，但卻沒有付出只是收取，那就不是領袖，真正的領袖絕對不是這個樣子的。我母親是個很為別人著想的人，所以很多人也願意追隨她，因為她是領袖。還有一點她看得很遠很準，一個領袖一定要看出未來可能的走向，如果看不出來，這是很嚴重的事情。她這個人眼前有什麼小便宜她絕不撿，有很多人有意就撿，那種人即使官做的大，學位比她高，或是比她有

錢，也不會受到人家的尊重。她年輕的時候可說是長相非常美麗的女人，而且她很愛乾淨，這種愛乾淨的個性也遺傳給子女。我曾經和她討論這點，我們覺得世界上最愛乾淨的幾個民族像德國人、日本人、還有北歐人，國家也非常富強，為什麼愛乾淨的民族就會富強？因為勤勞，勤勞一定富強，任何事都是有代價的。

大中國主義

她出生在日本的大阪，我外祖父是頭份客家人，我外祖母是板橋的閩南人，像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長張光直跟我外祖母是親戚，那時客家人和閩南人是不通婚的，他們的情形很特殊。外祖母是我外祖父的第二個太太，我母親還有二個同父異母的姊姊是日本人，但她所創辦的純文學出版社卻出版了所有的重要的抗日小說，像是《藍與黑》、《滾滾遼河》、《長夜》、《漣漪表妹》...等。有人就說對日戰爭已超過半個世紀，而且你們的近親又是日本人，你們為何要這樣做？我想台灣跟中國大陸隔離很久，可能大家的想法也不一樣，甲午戰爭以後台灣割給了日本，經過了很多年，台灣現在常常有本土化運動出現，但我母親卻堅持她的大中國主義思想，而且公然表態，這種理念自然傷害到她在台灣文學的地位，譬如文學界本土



化的人很排斥她，台灣文學史幾乎都淡化林海音對台灣文學的貢獻，甚至不提，而實際上她的地位相當於台灣新文學之母。她雖知道卻依然我行我素，因為她是個非常頑固的女人。

女中大丈夫

她是長女，十三歲時父親過世，下面還有五個弟妹，母親是纏小腳的，唯一的收入就是北京郵局微薄的撫恤金。她努力讀書工作，幫助我的外祖母照顧弟妹，多年後她結婚生子然後回到台灣，即使在白色恐怖時期她也不低頭，我覺得她的一生可以用《孟子滕文公篇》裡的十五個字形容，『富貴不能移，貧賤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也』。從我所描繪的母親可以發現，她具備許多男性特徵，為什麼她寫的小說又跟她的性格背道而

馳？因為她在寫作時又變成另外一個人，那個女性的特徵就出來了，她很關心周圍的環境，對於不幸的、受壓迫的、弱勢的，她始終有關懷、有同情，其實這也是一種男性的特徵，是真正的大男人主義，是領袖的特徵，也是正義感的表現。

她一直是走在時代前端的新女性，新女性就會開創新格局。也有人說她是剛柔並濟，而不是像我題目說的背道而馳，只是互補。她是個長女，那個時候父親又走了，我的外祖母沒有工作的能力，在當時的環境下，她必須要有擔當，自然給她機會發揮傳統男性的角色。有很多人，人如其文，但有很多人，人不如其文。可是我母親不是這樣的人，她不會做假或是故意改變自己的形象，為什麼她不會？因為她是個頑固的人，真實的人。

〈丁櫻樺記錄整理〉

作者簡介

夏祖焯教授，筆名夏烈，林海音女士長公子，為本校水利系校友及密西根州立大學工程博士，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。夏烈的文學生涯可以說是起步得很早，在服完兵役那年，寫了第一篇小說《白門·再見》轟動一時，多年後才又以《最後一隻紅頭烏鴉》，和《夏獵》重返文壇，長篇小說《夏獵》並榮獲八十三年國家文藝獎。